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一四・集部・詩文評類

文通三十卷閏一卷（卷七至卷三十）	〔明〕朱荃宰撰	一	
鐵立文起二十二卷首一卷	〔清〕王之績撰	二六五	
西圃文說三卷	西圃詩說一卷	〔清〕田同之撰	三九三
覲齋論文六卷	〔清〕張謙宜撰	四二三	
初月樓古文緒論一卷	〔清〕吳德旋撰	四六九	
藝槩六卷	〔清〕劉熙載撰	四七三	
雲莊四六餘話一卷	〔宋〕楊夙道撰	五五五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七卷	〔明〕蔣一葵撰	五八一	

文通卷之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貢

永敘治

此叙祖事之

正義曰禹貢一篇主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禹貢敘治水以冀充青徐楊荆豫梁雍爲次嘗考之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充徐接壤何爲自徐之楊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充青徐水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彛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

鄭夾漈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萬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不以山川定經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爲史者主於州縣易移而其書遂廢

文通

卷之七

貢

一

自經而水體其矣

黃省曾曰自九丘不傳四獄埋縕周官存藪浸之略爾雅開崐崙之端若司馬遷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况王澤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醜激巨右改張是以啓塞靡恒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管緯紘紘訕訕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追法貢體錄爲水經羅併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註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鈞派盡條科以罄脉衍務討異奇

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乃曠絕之觚翰也然規綱則舉解節未彰迨於後魏鄴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弘襟擅圖輿之顓學隨經抒述掇籍弘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訛或極辨而較是或哀述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臯維夾並之抵岍環間之亭郵跨俯之城陸鎮被之巘嶺廻注之溪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采豈曰桑欽之詁釋實所

文通

卷之七

貢

二

山海經

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曾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宇中之通撰也。一則主於叙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於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荆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可判離者也。故併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稗輯之煩。勤爾客謂二經所記於今矛盾矣。其將捨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榆枋之安而螻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䟽猶之炎農之辨味也。桑扈之括纂猶之奴禹之苦成也。今卉藥文通卷之七 貢 三

非簠簋之稽案。咸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攢本草以詭誕。斥禹貢之遠闊可乎。况山殊稱目而盤峙之形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粵邇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秦柱。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克之嗜信也。以至孔䟽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澄演之而聚書。唐典繫之而建部。守節屢登於正義。應麟富戢於地鈔。江淹補之而不能。吉甫刪之而頗躋古人。

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希怪。狀寫物靈。暢探荒極。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剖離翕。鑒度率吟。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訊帝采。則二經者。亦寰內不刊之珍典也。

文通

卷之七

貢

四

範

嘗讀洪範見武王之所訪箕子之所陳俱在彞倫攸敘然疇雖有九而其旨要則惟水火金木土五者而已矣何也彞倫攸敘而帝不畀繇以洪範九疇者以其汨陳五行也天以洪範九疇錫禹而初一日五行則五行謂非九疇之大綱乎雖于初獨不言用下文入者俱以用言非五行獨無用也蓋以下文所云用者皆用此五行也九疇只此五行夫固所以陰陽下民而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謂彞倫之攸敘敘此焉耳是故惟五居中不以數言五事五紀庶徵五福則皆五也政雖八也食貨祀賓師統於三官而八政非五歟德雖三也正直一而剛柔之克各二三德非五歟稽疑雖七也卜兆五而其占則用二稽疑非五歟至六極則皆五福之反也但五行在天地間凡萬事萬物莫非自然之運用而用之者則各有攸當耳所以敬用五事卽五行之本諸身而罔弗欽也農用八政卽五行之施諸民而農爲先也協用五紀卽五行之合乎天而罔敢悖也建用皇極卽五行之一於

文通

卷之十

範

五

文通

卷之十

範

六

中而端表則也又用三德卽五行之矯其偏而從平正也明用稽疑卽五行之各兆而慎所擇也念用庶徵卽五行之各有徵而可自省也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卽五行之禍福在人所自取也可見皇極居中固有以握乎九疇之樞五行在初實有以統乎九疇之用是五行不言用而天下萬世大經大法雖欲越此以爲用焉不可得矣况箕子之所陳者乃千古聖學之傳故建極在上會歸在民王道蕩蕩平平本人人所當率由而天人貫通之理亦人人所當會歸焉者循此則彞倫敘悖此則彞倫斁矣可不慎哉至以此揆之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于義本無所取但其所同者五行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是水火木金土在洛書謂之九數而天地萬物之數管是矣在洪範謂之九疇而天地萬物之用管是矣諸儒不知五行乃洛書洪範自然乎起之妙必欲以疇強合於數焉何哉且洛書自一至九其奇耦方位各有定在洪範自初一至次九不過九疇之綱耳果何以見其初一五

行三八政之類皆爲奇次二五事四五紀之類皆爲偶初一五行方位當在下次九五福六極方位當在上八政當在左五紀當在右洛書之數九而洪範何爲于初一卽曰五行次二乃曰五事次三乃曰八政其數皆雜亂而不循其奇偶方位之敘也雖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原未指爲洛龜何爲卽以洪範之九疇配洛書之九數以其言別其位且衍之八十一章焉果洛書也果洪範也止因其同一九字而必欲一同之又何怪其愈傳而愈訛耶况禹旣因洛書以敘疇矣或謂先天卦取則洛書又有謂後天卦取則九疇果天已錫之伏羲復錫之于禹果伏羲已先禹而爲之書禹乃後伏羲而爲之疇果禹先文王而敘之爲九文王後禹而列之爲八果禹先箕子而爲之範箕子後禹而衍其說耶諸說紛紛皆劉歆之說誤之也要之道一而已矣得其意則殊塗而同歸否則道本一而見則二惡足以窺聖人之學

鄭樵曰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

文通 卷之七

範

七

不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藝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而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旣治水生木水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袁青徐之水旣治水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楊次荆皆南方也楊荆之水旣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旣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兗接壤自兗徐旣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楊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

文通

卷之七

範

八

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

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於用則為五十虛。一為大衍以揲著也。

武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恒者乎。

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

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至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

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

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

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机。於鑑

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劔

弓矛。皆為銘儆焉。

象

王弼曰。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

盡象莫若言。言主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

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

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

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

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

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

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

存者乃非其言。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

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

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

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

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

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

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

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

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彖

王弼曰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矣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道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

善法
一陽
則從
陰二
陽則
從陽
以此

文通

彖

十一

文通

卷之七

彖

十一

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蹟其孰能與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曆

世本曰容成作曆

尚書曰廼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協用五紀其五曰曆數

陳同父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呈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

文通卷之七

曆

十三

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收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

字要

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中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訥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管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

文通卷之七

曆

十四

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與日兢兢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賸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

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吏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勒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

文通

卷之七

曆

十五

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鐘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

李本寧曰陶通明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余

往在史館四明相國嘗拉余從其里人司天者學余謝未能久之官大梁會日食時不相應衆莫解也安肅邢士登僉憲大梁時上書言國家大統曆本元郭守敬授時曆頃者日食刻分不合兩至失子半之交率間一日宜亟改氣應轉交以合天行明興用夏變夷何得以勝國至元辛巳爲曆元守敬嘗稱諸應等數不用爲元正欲後人隨時改革耳故十七年作曆至三十一年而三應業有加減隆慶間監臣周相議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大宗伯臆

文通

卷之七

曆

十六

其言請召士登爲京朝官主欽天監事中涓懼溺其職不果行余甚壯其人思誦其書不可得會行邊過鄜延執士登手相勞如平生得所爲古今律曆考卒業焉言天周歲周之差上下消長之法古曆未備而獨授時爲詳密其測日景地凡二十七所別創簡儀仰儀方案窺几圭表景符諸儀參伍錯綜能盡其變今大統椿實之數與朔實交轉未推測改正且初造曆不言所測景何地去極若干與授時合否沿襲舊文布之天下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甚無當也其考春

秋日食必於月朔。曾無一爽。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元史謂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五年十有七年兩日食。史失加時晝夜。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則春秋史官以失閏故補足一閏。兩策俱存。而修史者并收之。必無比食之理。其失出記載之誤者五。或出置閏之差者六。尚書月令。昏旦中星。今古不同。謂六十六年差一度。非定法也。邵子皇極經世差法度。越諸子然而一朞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但曰三百六十六

文通卷之七

曆

七

日氣盈朔虛各五日有奇。共十二日有奇。而但曰退六日。進六日。共十二日。一閏再閏。各有日下不及全分之分秒。而但曰二十六日六十日。俱就成數約言之。寧無疑誤。後學諸如此類。真喟然動眾。其要指曆以日月爲主。務先明於氣朔。而五星之行。一視日度爲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歲差不明。日度未改。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將有以玄枵爲星紀。甲子爲乙丑者。舛不甚乎。按之古。俟之今。仰占象緯。俯察璣衡。如數一二。如合符節。豈夫碣石談天。作恠迂之變。傲人以

曆回

所不知。欺人以所不習乎哉。士登又言律與曆相通。而律不可以爲曆。名律曆考者。存故實耳。諸史志天文志五行各爲一家。非曆則莫得原委。所游秦晉中州。必測日景。復買舟走吳越。測東南西北景同異。忘寐達旦。其少時喜數學。九章算術。疊疊不舍。貌爲省瘦。凡數十年。而考始就。固宜精絕。若是。胡元入主中華。天地變易。士恥食其祿。而一代曆法。前無古人。宇宙大矣。顧令絕地通天之儒。產于被髮左衽之朝乎。國家文明盛治。天所篤祐。有異人如士登者。貫三才

文通卷之七

曆

八

括萬象。羅百家。彌縫郭氏之闕。而匡救其所不及。扶千古未盡之秘。成千古未備之典。洗千古未雪之憾。當吾世而見其人與書。是千古未有之遭也。何燕泉曰。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

西域
桑緯
之學
絕不

傳為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嘗以三百五十五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文通 卷之七

曆

十九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為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為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

大明

田藝衡曰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為大日月為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明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曆過也傳也

文通

卷之七

曆

二十

本紀

史通曰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者其莫過于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

文通

卷之七

本紀

廿一

魯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千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于列國假使羽竊帝王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

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作是以弘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

文通

卷之七

本紀

廿二

者既以編年爲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于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于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秦史
其鹿
攸分

世家

史通曰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其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

文通

卷之七

世家

廿三

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玷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惟止一身或襲爵

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

文通

卷之七

世家

廿四

牛弘周史南紀蕭登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

史通曰夫紀傳之興肇于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

文通

卷之七

列傳

五

亦略不同

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閭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雖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達紀傳之

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叅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于古者惟有附出耳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如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遊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劉勰曰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

文通

卷之七

列傳

廿六

作史之難

徵盛矣。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足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審；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紀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

文通

卷之七

列傳

廿七

其源
略史
正復
至此

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說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作春秋傳云：傳聞異辭，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者，夫時同多詭，雖定衰微辭，而世情利害，勲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連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咄。理欲二字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

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于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敘，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也。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文通

卷之七

列傳

廿八